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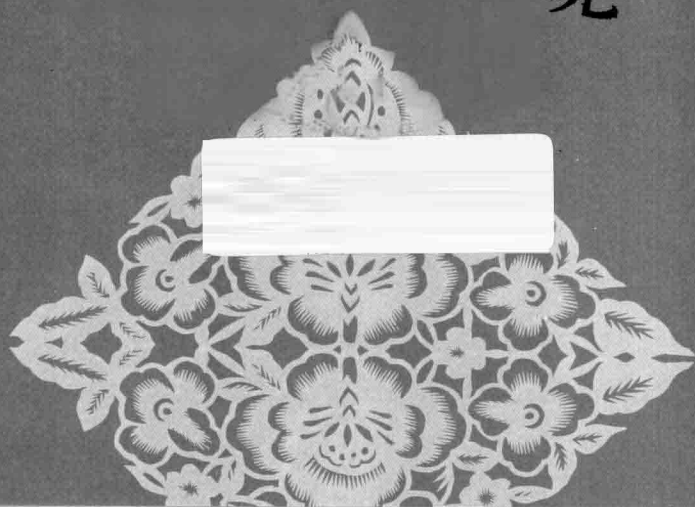
马五阿哥的好心肠
白大布手巾里包冰糖
冰糖放在枕头上
吃哩吗不吃你思想

花 兜



王维胜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花
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儿 / 王维胜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311-04430-5

I. ①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3289 号

责任编辑 张国梁 王淑燕
插图 由旭声
刺绣剪纸 李志香
书籍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花儿
作 者	王维胜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深圳市金豪毅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1.25(插页 7)
印 数	1~35000 册
字 数	307 千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430-5
定 价	4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为苍生而歌

爱音乐,你就会成为一个传奇。

有一天,我看凤凰台纪录片《香港的女儿梅艳芳》,电视中的这句话一下子戳痛我的心,我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我赶紧跑进洗手间掩面痛哭,这反常的举动让家人紧张,不停地在我身后追问。我知道,我并不是因为梅艳芳而流泪,我的泪水是为一对山乡女子而流的。

因为爱,梅艳芳成就了一个音乐传奇,而这对母女成就了花儿传奇。

梅艳芳的舞台流光溢彩,梅艳芳的歌声迷倒了一代人,可是在我心中,装的并不是她,而是柳丹花和尕豆妹这一对山间女子,她们的舞台在田野,她们的歌声流淌了上千年,她们的泪水流成了一条河。

白马儿驮给的蓝线来,
黑马儿驮上个布来,
隔海渡水的看你来,
看你要豁上个命来。

我做编辑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一个唱词如此打动我,还没有一部小说让我如此揪心。

《花儿》是书,是歌,是女子,是爱情,是盛开的鲜花,是缤纷的生活。

《花儿》作者王维胜是一个优秀作家,就像花儿埋在田野一样,王维胜也被埋没着。他出生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的发祥地和传

承地临夏,从他的长篇小说《黄蜡烛》开始,到后来的《双城》《打马走过草地》等作品,他一直坚守着本土化写作的风格,用朴实的语言讲着泥土的故事。而《花儿》更是他两脚踩在泥土里,用泪水书写的一部苦难人生。他用美妙而另类的语言描写了音乐传奇。用花儿的文字写花儿,用花儿的人物说花儿,用花儿的故事唱花儿。叙述、对话,甚至每个细节,处处散发着花儿的芬芳。花儿渗进了它的血液、骨肉、肺腑,花儿的灵魂穿透了它的躯体。花儿的精灵,就藏在每一个文字的背后。

《花儿》中麻乍哥与尕豆妹的爱情比肩中国四大爱情悲剧: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和白蛇传。

《花儿》故事内容简单而凄迷:一百五十年前,大夏河两岸花香覆盖田野,一个名叫麻古柏的少年歌王和一个名叫柳丹花的少女追逐在花丛中,一句句甜美、痛恨、意切的歌声,从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丛中溅起。歌声引来了城中大公馆的主人罗寄雄。他拆散这对男女,强娶了美貌出众、才艺绝伦的柳丹花。孤独的少年夜夜吟唱,花儿飘荡在大公馆上空。大公馆的主人怕歌声撩动女子的心弦,便为柳丹花修起了一座蝴蝶楼,可是歌声还是飘进了楼里。那花一样的女人与麻古柏再次相会,被大公馆的主人发现,麻古柏被抛进大夏河,柳丹花一条白练自了。麻古柏沉河后幸存,却又得知柳丹花的死讯,遂在丹花墓前上吊自杀。罗寄雄怀疑他与柳丹花所生的女儿尕豆妹不是自己的亲骨肉,就将尕豆妹卖给了阳凹山的马七五大人。在这里,歌王的儿子麻乍与尕豆妹相遇,他们唱着父母唱过的花儿,继续着他们的苦难和悲伤,踏上了一条爱的不归路。

小说上部写母亲柳丹花,有歌的地方就有故事;下部写女儿尕豆妹,有故事的地方就有歌。书中的主人公感情纯真、美好但绝望,有一种纯粹和极端的美。我在读的过程中,时时感到揪心、惊诧和压抑。

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围绕爱情展开的,作者以悲悯的情怀书写着贱如草芥的男女那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西部那片苦难的大地。小说情节简

单,结构紧凑,话句洗练,语言独特,具有浓厚的西部地方色彩;大量比喻的运用,使小说形象生动、如泣如诉,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爱情传奇!

这是一条眼泪汇聚而成的伤河!

这是一首传唱千年不衰的情歌!

梅艳芳的舞台在剧场,花儿的舞台在田野,我看见王维胜笔下哭泣的柳丹花和尕豆妹泪光闪闪地出现在花丛中,姗姗向读者走来……

目 录

上部		下部	
○	001	一	185
一	003	二	194
二	009	三	207
三	014	四	222
四	029	五	233
五	046	六	246
六	054	七	257
七	066	八	264
八	076	九	276
九	087	一〇	287
一〇	097	一一	296
一一	109	一二	302
一二	122		
一三	137	跋	317
一四	143		
一五	155		
一六	171		



大街小巷人挤人，
分不清好人(嘛)坏人；
掏出个肝花掏出个心，
你看是好心(嘛)坏心。

导河城不方正，像一张抻开的牛皮，头是南门，两只前腿作了东西门，两只后腿处起了两座小楼，形似谯楼，城墙底下实心，没门。按理尾巴处应该修鼓楼，置北门，却是一溜儿的光墙壁。鼓楼修在城中，右边衙门，左边一条石头街。街不宽，除了一座文庙、一个学堂和几处不显眼的商铺外，两面尽是高大的刻砖雕花大宅门，好几家还是黑漆门楼。这些宅第的主人，皆为名门显贵。

这时候元宵节刚刚过去，空气中弥漫着鞭炮淡淡的硝烟味。屋檐，门口，街道，墙边的角角落落，还残留着烟花的纸屑和草木的灰烬。文庙的面前，摆着一盘象棋，几个行将就木的老者，蜷缩成一堆残喘，在棋局里延续着他们的人生。观棋的人群中，有人抬头，看见从街头驶来一大一小两辆骡子车，车上装满了行李，一直驶到石头街正中，停在一座高大的雕花门楼面前。前面那辆大骡子车上，跳下四五个年轻的伙计，操着外地口音，吵吵嚷嚷地卸下行李，朝石头街右面的宅门里搬运。后面是一辆两轮轿车，窗帷一动，厢门大开，走出一位衣着鲜艳的美丽姑娘。她的出现，就像一道夺目的火焰，点亮了周围许多男人的眼睛。安安静静的文庙前，下棋和围观的人立刻被这伙人搅扰了，都把目光转到这边来了，好些男人沉静的心也被这位美丽的姑娘点燃了，转身悄悄对

旁边的人说：“你看那姑娘，人长得花儿一样，俊得像红樱桃，心疼得让人恨不得一口儿噙上，囫囵儿咽上。”

旁边知道底细的人说：“她是柳万宝的姑娘柳丹花，你眼馋啥啊！”

“柳万宝是谁？”

“你连这也不知道，陕西艺人，就是戏园的柳班主。”

“哦，那他咋朝这个宅院搬，这可是罗大人的房产啊。”

“你们都是一群糊涂蛋，还不是因为那姑娘唱得好。”

“唱得好咋啦？”

“咋啦！罗大人把宅子赏给柳班主了。”

“真的？”

“我哄你干啥！”

“柳万宝他一个唱戏的，罗大人为啥要把一进三院的大宅赏他？”

“还不是罗大人看上了他的女儿。”

“啊呀，这下，石头街可有好戏看了。”

这条灰暗而幽静的石头街从这天起，每天花儿的歌声便从街尾飘起，荡到街头。歌声把城里城外会唱花儿的男人都招引来了，也把城里最显贵的罗大人招引过来了。罗大人姓罗名寄雄，是导河县头号大户。在阳凹山老庄有庄院三处，佃户三百；在导河城有商铺过百，城外百亩公馆一处，还有一支私人团练，无数家丁。罗大人平时喜爱听个曲儿，几年前全力资助柳万宝在南门办了戏园，组建了永和戏社。

罗大人在石头街一出现，文庙门口的闲杂人等又有话头了。

“听说罗大人要娶丹花姑娘。”

“罗大人只是老牛吃嫩草，偷个嘴，哪能娶个戏子，不可能！”

“咋不可能？”

“你没看见，丹花跟花儿王麻古柏手挽手，天天在街上走，早就好上了，两人黏得跟一个人似的，怕早睡到一个被窝里去了。”

“你们说的都成旧闻了。什么她和他手挽手，人早进大牢了。”

“谁？”

“还有谁，花儿王麻古柏呗，他被人告了官，抓起来了。”

“为啥呀？”

“说是唱花儿犯了败坏民风的罪，打得浑身是伤。”

有人低声说：“有鬼啊。这个案子肯定和罗大人有关。”

听的人心照不宣地点头道：“一个开了苞的女子，何必下这么大的功夫。”

“那有什么，罗大人看得开。”

“他看得开有什么用，我听人说，姑娘不肯嫁给罗大人，当面给了罗大人一句狠话：你死了娶我的心，要我嫁你，除非三九天青冰上开一朵牡丹。”

“姑娘的话信不得，谁不知道，罗大人要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

果不其然，时隔不过半月，一朵娇艳的花却绽放在青冰上了：大公馆里传出消息，六十三岁的罗大人要娶十八岁的柳丹花为妻，婚宴定在腊月初八吃糊涂饭的那一天，大公馆的管家拜沙格里说，罗大人在东乐桥定了三天的流水宴。东乐桥不是桥，是导河城最有名的馆子。

同时传出来的还有一件事：被县衙下了大牢的花儿王麻古柏无罪释放。

事情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别说外人，连当事人自己都没有想到，季节的变化如此之快，青冰已经融化成春天的一股溪流，浇灌在牡丹树下。



青石头根里的黄菊花，
清水的花瓶里献下；
尕妹是茶叶者碗子里下，
阿哥是品茶的行家。

自从罗大人提出要娶柳丹花那一刻起，柳万宝一家人的感觉简直

像死过一回似的。先是柳万宝老两口不愿意，可禁不住罗大人的软磨硬泡，最终站在罗大人一边，诚心诚意想成了这门亲事。可事情到了丹花跟前，水做的女儿化成了一块钢铁，女儿只有一句话：要我嫁他，除非青冰上开一朵牡丹。

班主急坏了，啥狠话都对女儿说了，甚至不惜动粗，将丹花捆绑起来，吊在西厢房的梁上，用牛鞭猛抽。兰嫂在一旁跪着哭着劝女儿，柳丹花咬紧了牙关，铁了心，就是不松口。柳万宝硬起心肠打，下狠劲打，只打得柳丹花皮开肉绽，浑身是血，打得为娘的心头滴血。

兰嫂一把拉住柳万宝说：“别打，再打，出人命呢。”柳万宝说：“她不肯，我们一家都活不成。我们老两口死不足惜，两个娃娃咋办？”兰嫂说：“听天由命，交给罗大人。”于是，两人也不给一身血的丹花解绳，怀着绝望的心到大公馆，战战兢兢给罗大人回话。罗大人本身就是一块钢，可对丹花，却是一腔赤诚。听他们打柳丹花，鞭子就像抽在自己的心头，疼得发紧。他瞪着一双牛铃眼，狠瞅了班主夫妇一眼，转身打开板柜，取出七把闪亮的钢刀，随手扯下一块红绸包了，手一扬，抛进随从的怀中。然后迈着方步，走出堂屋，领着一群家丁，直奔柳万宝家。

一行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喘，柳万宝夫妇则像抽空了血浆的一副躯体，一截伐倒的木头，他们大脑里全是空白，机械地挪着脚子，随着罗大人的一群家丁，走进了自己的西厢房。

看着满身血迹的丹花，罗大人心快碎了。他默默地走上前来，抽刀只一下，就砍断了系在梁上的大绳，把吊着的丹花放下。罗大人一边解着捆在丹花身上的绳子，一边心疼地说：“看着你身上的血，真个把我的心肺肝花都拔去了。”丹花的整个心，这时候塞满了一个“死”字，装的都是冷酷。罗大人一点一点地解她身上的绳，他额头上的那缕白发，无意间滑落到自己的手背上。她眼睛的余光瞅见罗大人牛铃般的眼里，闪闪地都是泪光。丹花塞满死亡的心，这时开了一丝丝缝隙，一点苍白的日头就照了进来，使丹花凄凉的心，有了一丝暖意，泪水哗地淌下一股。

丹花冷漠的心，经了这缕光亮的撩拨，就有些动了。

这一动，那颗疼过、痛过、死过的心，就有了热气，就活了。

管家拜沙格里弯下身子，帮着罗大人把丹花扶到炕头，细声慢语

地劝：

“黑谷子倒在碾盘上，碾出来的还不是金黄的米！罗大人的这颗红心，掏出来，是为你们柳家跳着，为你丹花跳着，你这是何苦呢，放着眼前的福不享，寻死寻活的，都昏了头。”

丹花望着一屋子的人，望着呆若木鸡的父母，望着泪珠挂满小脸蛋的两个小弟，那颗活了的心涌上一股苦水。她长叹了一口气，流着泪在心里说，你们要我拿身子换你们的荣华富贵，换吧，我的亲哥哥哟……我的亲亲的麻哥哥哟……拔过了肝花留下心，我这心里头苦啊。

丹花号啕大哭：“啊……我这十八的身子，嫁六十的老汉，我心不甘呀……”

一屋子人望着蒙了烟雾的罗大人的脸，看他那衰老的脸。可是老英雄罗大人想的不是可怕的“老”字，他想的是十八年前的九曲十八绕的黄河水道，驾着牛皮筏子闯险滩冲浪尖的事；想的是二十八年前的茫茫草原，带着马队追杀叛军的事；想的是三十八年前的盐碱戈壁，放马追逐狼群的事；想的是四十八年前的青海湖，血溅沙场的事……在他荡漾的心里，还不曾有过那个字，丹花的话，无疑刺激着他，刺疼了他的心。天旱地里裂口子，水尽了，涝坝的底子就显了，今日他要丹花见见他的心，见见他见底的心。

“去，把八仙桌搬过来，木盆子抬进来！”

一声令下，家丁从堂屋里将八仙桌抬了进来，放在西厢房的正中。

罗大人招招手，那个抱着红绸包裹的家丁走到罗大人跟前，罗大人拿过来，放在桌上，一层层展开，露出七把亮闪闪的钢刀。屋里人稍许松懈的心，立刻又抽紧了，揪疼了。罗大人把红绸铺在八仙桌上，把七把亮闪闪的钢刀一字儿摆在红绸上，把散发着药香的黄杨木铜箍木盆摆在脚下，然后解下身上的纽扣，一件一件地剥去上衣，露出一身结实的骨肉。他做这些事时，不像六十的老人，倒像个血气方刚的青年。

罗大人瞪着一对牛铃眼，对着家丁命令：“过来！”

家丁站到桌跟前，罗大人把七把闪亮的钢刀塞进家丁的手中。

“罗大人，你想干什么？”

“剖膛，我要丹花看看，我的心是年轻还是老！”

拜沙格里突然想起唱过的一首花儿：“七把的刀子都摆哈，接血的盆子放下；刀子拿来了膛开下，真心么假心是你看下。”罗大人是血水里滚大的，老了却还有一颗莽少年的心，说啥是啥。他的一生，就是一串不计后果的荒唐故事串起来的冰糖葫芦，他咂出了甜味，从来没有丢弃的意思，但是别人从这串冰糖葫芦咂出的是一股苦味。他们一家人还要从罗大人的锅碗里舀勺呢，谁敢有胆看完罗大人的这出荒唐戏。

拜沙格里哭叫着跪在了堂上：“老爷，你不能啊！”

拿刀的七个家丁齐刷刷地跪了下去。

柳万宝，兰嫂，丹花的大弟友成、二弟友富，抱住了罗大人的腿：“……罗大人，看在众人的脸上，你可不能呀！”

拜沙格里转过头对柳万宝说：“能救人的，只有丹花！”

“丹花！”

“丹花啊！”

“我们的丹花啊！”

丹花从震动和惊吓中醒了过来，跪在眼前的亲人和这些苦命的下人，他们一股脑儿把自己的春夏秋冬、恩怨苦乐，甚至于自己的生命，都塞进了丹花的手中。她那纤细柔软的手掌，握了这么多的重量，她的一颗心，从来没有受过这般撞击。她的眼泪，水一样淌了下来，一股悲恸涌上了心头。她知道，眼下的事，不是狠狠心咬咬牙就能过去的，她必须做出一个重大的抉择。这时候她的眼光落在了大弟友成的脸上，友成的眼睛长得像亲亲的麻哥哥，有一股软软的亮度，她恍惚觉得那就是麻哥哥的目光，那是温柔如水的目光啊！恍惚之间，她被友成的目光感动了。她想，眼下的这杯苦酒，再苦，我也得咽下，为友成，为友富，为父母，为这跪满一地的苦命人。罗大人的这串冰糖葫芦，我得亲手串起来。

“丹花，你就应了吧？”

柳丹花心里说，麻哥哥啊，蜘蛛摆了个八卦阵，我被网住了。我身上的肉，这回叫人连骨带血地拨了，鱼离了河，心扯烂，想的还是哥哥这摊水呀。

“丹花，你就应了吧？”

她看了罗大人一眼，罗寄雄一双期待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她突然想起了一首花儿：提起三国乱如麻，三国从哪达唱哩？为我的身子你挨打，我怎么轻易忘哩！她想，我不能轻易吞下这串苦葫芦，我先得把阿哥救出来，他挨打，他下牢，都是为了我啊。想好了主意，柳丹花轻轻扬头，用衣袖擦去泪痕，对着炕下的人，张了张口，头似乎也点了一下。

“应了？”

“应了！”

丹花冷笑：“我应什么？我不应！”

“你，你刚才不是在点头？”

“我没死，口里还出气呢！”

柳万宝大叫一声，扑通跪在地下，哭喊道：“……丹花，我的好孩子啊，你你你……你可不能拿全家人的性命玩耍。你看看……你爹，头发都白了，你娘，老成啥样子了，我们都给你跪下了，难道你为了麻古柏，连娘老子都不认吗？你再看看，……你的两个兄弟，多可怜啊！”

兰嫂大哭着抱住柳万宝：“啊哟……就让我去死吧！”

友成和友富大叫一声娘，扑到父母身上，全家人抱头痛哭。友成跪在父亲面前说：“爹，你把我卖了吧，……卖了我，你还他的钱！”柳万宝一把将他抱在怀里，泪如雨下：“……我的儿啊，办戏园，组戏社，那都是大钱啊，……卖你，卖你能卖几个钱呀……我们全家的命，都在你姐身上……”

拜沙格里劝道：“我说丹花，你没听花儿上唱：扁豆花儿开花黄花蕊，蝴蝶儿飞，小豆儿开花像紫葵，阎王爷前头下一跪，免我的罪，舍不得阳世的兄妹。难道你真那么狠心，叫兄弟到阎王爷前头去下跪吗？”

亲人的那一跪，跪得丹花肝肠寸断，那一哭，哭得她万箭穿心。但爱的伤痛并没有让她忘记阿哥的处境，她说：“要我应，你们必须放了麻古柏。”

拜沙格里说：“麻古柏唱花儿，犯了罪，被县衙抓去，不关老爷的事！”

罗大人朝前一步，将拜沙格里推到边上，含笑道：“只要丹花开口，

虽不关我的事，我答应，一定放出来。”

一屋的人，好似等待了一个漫长的冬季，终于在疏朗的枝条间看到迎春花露出了不明不暗的黄色，稚嫩的芽在微风中抬头的了。

“我还有话。”

“有什么，你尽管说。”

“我知道，你家的夫人刘秀英，嫌我们唱花儿伤风败俗，曾派人打闹过戏台，骂我们娘俩，我怎么能和她在一个锅里舀饭，在一个屋檐下过活？我要替娘出一口气，你先把她弄走，再谈娶我的事。”

刘秀英是罗寄雄的正妻。与罗氏家族世代姻娅的刘家，也是导河首屈一指的大户。两家先人共创夏军，已经形成了荣辱相继、利益共存的特殊关系。刘秀英兄弟现在是夏军总兵的接任者，丹花提的这个条件，别说苛刻，分明就是给罗寄雄出的难题。兰嫂心里明白，但面上又无法说破，只好走过去，扶住女儿的肩膀劝道：“孩子，这是好几年前的事，再说，那时候老爷不在导河，他在夏军任上。你这是为难老爷，人家罗夫人是有身份的，能弄到哪里去？”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难题没有难倒罗寄雄大人，他笑容满面地走过来，拦住兰嫂，爽朗地对丹花说：

“我都答应！我叫她搬到阳凹山去！”

拜沙格里盯住罗大人，愣了好半天，突然像从梦中醒来似的说：“丹花，你的条件老爷都答应了，这下，你该应了吧？”

大家的目光都聚拢到柳丹花白白的脸上。

柳丹花冷冷地回答：“你们都别急，应不应，我三个月后给答复！”

拜沙格里面露怒容，似要待机发作，猛然看见罗寄雄狠狠瞪了他一眼。

察言观色是拜沙格里最拿手的本领，他很不自在地抹一把脸，然后身子朝后一退，似乎心中的老大不快随着后退的脚步而隐去了。

只听罗大人爽快地说：“成！我再等三个月。”

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罗寄雄已经迈着大步跨出了门槛。

拜沙格里等随行的下人，慌里慌张追出了屋。

直到这时，柳万宝悬着的心才暂时放了下来。他清楚丹花的性子，

他曾不止一次地听丹花唱过：“千万年不倒的太子山，万辈子不塌的青天；谁叫我俩的婚姻散，就叫他天塌地翻。”麻古柏下牢后，柳万宝去看过他，麻古柏很倔，要他带一首花儿给丹花：“刀枪矛子不要怕，没犯个法，九龙的口儿里站下；尕妹是宫灯阿哥是蜡，大堂上挂，宫灯里把蜡照下。”他知道，这一对人，天大的窟窿敢戳哩，地大的补丁补哩；五尺的身子敢舍哩，三魂陪伴着坐哩。他没敢向丹花露一丝口风，却编出一篇谎话告诉丹花，说麻古柏已有悔意，两族不通婚，已经在县老爷那儿画了押，让她快快死了心。丹花哭着说：“……爹，你骗人，麻古柏绝不会说这种话，我知道，他骨头砸烂筋挑断，也不会和我路断！”

柳万宝听了女儿的话，心里害怕极了，总觉得这样下去，要出大事呢。幸好丹花提出了三个月时间，他暗暗下决心，要抓紧这三个月，好好开导女儿。

二

十安当街的转角楼，
一层一层地上哩；
言传不出的忧和愁，
一声一声地唱哩。

事情出现了转机。

这天下午，人们看见罗大人的管家拜沙格里提着四色大礼，带着一个随从，来到石头街，踏上高高的大门台阶，敲响了门扣。

圆圆的两只铜环相撞，发出的声音是清亮的，轻柔的，可柳丹花的父亲柳万宝听着，却像一阵阵雷声，炸响在心头。丹花的母亲兰嫂早已心惊肉跳，倚在男人身上打摆子。这一个月来，这座毫不起眼的院落，真比南门戏园还要热闹，许多尊贵的脚，无数次地踏进这块卑贱的戏子家的地上，搅乱了永和社班主柳万宝平静的日子。

“会不会……又拿着枪来?”

“……不像,你听,敲门声音这么轻。”

柳万宝的话刚说完,敲门的显然等不及了,说:“柳班主,老柳哥呀,你开门,我是拜沙格里,你的朋友拜沙格里啊。你快开门,我有话对你说。”拜沙格里陪着罗大人常上戏园子,一来二往,彼此熟悉,柳万宝戏园里出现的好多事,好多难题,都是通过拜沙格里的手办成的。柳万宝不能不给他面子。

门开了,拜沙格里一脸喜气,笑咪咪地提起四色礼,在柳万宝夫妇眼前晃了晃,说:“老哥,你头上的磨盘搬掉了,丹花松口了,你老两口这回可要享福了。快准备当丈人丈母吧!”

柳万宝一脸茫然的表情,兰嫂大张着嘴,神态麻木了一般。

“你说丹花松口了?”

“松口了!”

“难道青冰上真的开出了一朵牡丹?”

“你咋不信呢?”

柳万宝夫妇可怜巴巴地拉拜沙格里坐下。柳万宝悲苦地说:“拜沙格里,我的大老哥,丹花向罗大人提了那么些条件,还说三个月后给话,这才几天?”拜沙格里掰着指头算了算,说:“刚过去十二天吧。”兰嫂接口道:“就是,丹花是我生的,她的性子我知道,烈着呢,这么快,她就答应了?我不信!”柳万宝听完兰嫂的话,也一个劲地摇头,对拜沙格里说:“大老哥,你别哄我开心了,我受不住。青冰上是开不出一朵牡丹的。”

拜沙格里急了,拉着柳万宝的手:“老哥,我真的没哄你,就在今早,丹花找到大公馆,红口白牙,亲自给罗大人说的,我在场。”

柳万宝和兰嫂,大眼瞪着小眼,愣了。

“那,那罗大人的夫人刘秀英呢?”

“按照老爷答应的,已经遣送到乡下去了!”

“那,那花儿王麻古柏呢?”

“已经从县衙放出来了!”

“啊,难道你说的是真的?”

“你们,别怀疑了,这是报喜的礼,我放在哪里?”拜沙格里笑嘻嘻